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实证分析

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近眼看新加坡大选

作者：李晨阳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辑》，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辑》，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晨阳，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内容提要：新加坡大选降下了帷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赢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个，得以继续组阁执政，但得票率只有60.14%，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反对党工人党历史性地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的5个议席，并保住了后港单选区的议席，还因为得票率高而获得了2个非选区议席，工人党在新一届国会中拥有了创纪录的8个反对党议席。尽管PAP在议会中仍占绝对优势，但这次大选在新加坡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成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

关键词：新加坡大选；分水岭；新加坡政治

世人瞩目的新加坡大选在5月7日降下了帷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赢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个，得以继续组阁执政，但得票率只有60.14%，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反对党工人党历史性地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的5个议席，并保住了后港单选区的议席，还因为得票率高而获得了2个非选区议席，工人党在新一届国会中拥有了创纪录的8个反对党议席。尽管PAP在议会中仍占绝对优势，但这次大选在新加坡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成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

大选的特点

这次大选共设12个单选区（产生单个议席）和15个集选区（4—6个议席），总议席为87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为2349091人。本次大选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2011年2月24日选举局公布选区，4月19日解散国会，4月27日各政党公布议员候选人；4月28日至5月5日为竞选期，即各政党和候选人通过组织群众集会以及与选民直接见面来宣传政党和个人的政见，这是大选最热闹的时期。经过一周的狂热之后，5月6日为冷静日，5月7日早8点至晚8点为投票时间，投票结束之后即开始计票，并逐个公布当选议员，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学的笔者也伴随新加坡人度过了半个不眠之夜。根据笔者的观察，新加坡的这次大选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1、大选竞争空前激烈

本次大选是新加坡1965年8月9日独立以来竞争最激烈的。在2006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只参加了全部9个

单选区和7个集选区的选举，也就是说总共84个议席中有37个议席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PAP候选人自动当选，最终反对党只获得了后港和波东巴西两个单选区的议席。除了获胜的两个选区以及阿裕尼选区（43.92%）之外，反对党在其他参选选区的得票率均在40%以下。但本次大选中，除李光耀资政领衔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外，反对党在其余的12个单选区和14个集选区向PAP发起了全面挑战。除工人党创纪录地获得6个议席之外，反对党还在5个单选区、6个集选区的得票率超过了40%。其中在波东巴西单选区，新加坡人民党候选人罗文丽仅以49.64%的极微弱劣势败北；在如切单选区，工人党候选人余振忠也是以48.99%的得票率惜败。

在4月28日至5月5日的竞选期间，各党共组织了66场群众集会。与以往不同的是，选民参加群众大会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尤其是参加工人党等反对党组织的集会人数更多，有时多达数万人，现场气氛也更加热烈。笔者与同事曾去观摩过工人党的群众集会，一位长期研究台湾民进党的同事就感慨地指出，这次新加坡大选的气氛和台湾有几分相似，并且指出最大限度地参与各选区的竞争就是借鉴了台湾民进党的经验。

2、君子之间的理性竞争

尽管选情空前激烈，但是新加坡本次大选总体上是在充满理性的氛围中举行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民粹主义和泛政治化，没有看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大打悲情牌等不良现象。各党派在竞选期间没有进行人身攻击，也没有像台湾一样，候选人利用族群、宗教等敏感问题来吸引选票。反对党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针对选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竞选活动都能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所有的群众集会都是准时结束。电视和报纸基本上给予了各政党和候选人大致相同的宣传时间，立场比较中立，没有明显的偏向。5月7日晚上9:30之后电视台直播开票结果，也是英文、中文和泰米尔语同时进行。大选结果揭晓之后，落选者能够优雅地向获胜者表示祝贺，要求其支持者尊重大选结果。更多的新加坡有识之士则呼吁各政党要弥合分歧，不要使国会沦为政党和政客个人表现的舞台，不要撕裂族群，不希望看到因为民主竞争而使政府的执政能力下降。在笔者看来，每个候选人选前要交纳16000新元的保证金并且规定得票率低于12.5%就要全部没收也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不会有很多的不良政客破坏政治生态。

3、选民的政治态度出现明显的分化

在这次大选中，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选民的选举倾向与老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6年大选时，新加坡40岁以下（即独立后出生）的选民约87万，占216万选民的40.3%。到本次大选，21岁（21岁才有选举权）到44岁的选民为111多万人，占总选民数的46%。老一代选民亲眼见证了新加坡在李光耀和PAP的领导下如何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历程，对执政党有比较深的感情，对今天的生活比较满意。但是年轻一代的选民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比较强调的是PAP在执政过程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要求新加坡在政治上同样成为世界一流国家。

与土生新加坡人越来越对政府不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来移民总体上支持执政党，这些人之所以选择移民新加坡，本身就是对新加坡现有体制的一种认可。根据新加坡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在2006—2010年期间，共有约9万人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但是当局没有公布获得选举权的新移民数量。

4、网络等新媒体在大选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新加坡是世界上互联网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加坡公民尤其是年轻选民酷爱通过博客、微博、脸谱（Facebook）和音讯播客（podcast）等新媒体来发表自己的政见和看法，并和网友进行广泛的交流。大选期间新加坡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反PAP的声浪，尽管新媒体对大选所造成的影响还无法准确换算为选票数量，但它确实已成为影响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不可扭转的趋势。

在一般人看来，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PAP**吸引了新加坡绝大多数的顶尖人才，在**PAP**的带领下，缺少资源、领土狭小的新加坡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实现了“小国办大外交”，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了高效、廉洁和能干的特点，近年来又很快使新加坡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7%，在整个东亚地区位居第一。但是**PAP**在这次大选中的支持率跌倒了历史最低点，尤其是在阿裕尼选区，**PAP**团队领衔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普遍被认为是个人形象、人品和官声政绩均佳的资深部长，但是仍然输给了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领衔的团队。除了所谓长期执政引发的审美疲劳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PAP**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挑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精英政治的缺陷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精英治国，这条道路总体上是很成功的，这也是新加坡能有今天成就的基本保证。**PAP**执政时决策的正确性以及管理国家的丰富经验不容置疑，而且很多时候民众的要求并非都是正确的、合理的，一个优秀的执政党确实要有勇气以国家的长期利益为重，不一味采用迎合选民的短期行为。但是长期的执政以及在大选中鲜有挑战，使许多**PAP**成员产生了懈怠心理，在面对民众的质疑时，**PAP**在很多时候表现得高高在上，既不愿意深入基层聆听草根的意见，也不愿意向民众耐心地解释政府政策制定的原因和过程，而是简单地要求民众执行**PAP**的政策。所以，有的新加坡选民认为，“这个政府已经忘记了聆听”。其实，执政的精英能力再强，也是受人民的委托来治理这个国家，民众的呼声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在民主国家，如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精英就将丧失治国的资格。

2、民生问题日渐突出

新加坡媒体和观察家普遍认为，对民情体恤不够和民生问题解决不力是**PAP**在这次大选中总得票率下滑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大选期间设立了一项关于最受关注的大选议题的问卷调查。截止到5月7日晚上20:30分，共有120377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是生活费上涨（22.02%），以下依次是外来移民（21.89%）、公共交通（21.85%）、经济成长（20.50%）、教育（7.71%）和房价（5.23%）。这表明在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民生问题也逐渐凸显。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导致新加坡生活费用、医疗费用和房价急剧上升，地铁和公交车变得拥挤，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依笔者的观察，新加坡的制度设计是鼓励所有的人都勤奋工作，不养懒人，所以，在新加坡经常可以看到70多岁的人开出租车，还有80多岁的老人在大排档服务。但是新加坡不少选民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分追求经济增长，不能把人民视为发展经济的工具。由于一般人的生活并没有能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改善，普通民众对政府高官的高薪酬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实际上随着新加坡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国家财力的积累，政府在增加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和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在阿裕尼选区领衔竞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群众大会上坦然承认：“民众心中有积怨，而且有些可能很深，不满的事项有好多方面，情绪也累积了一段时间。”**PAP**秘书长李显龙总理更是在投票前夕向人民公开道歉，希望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3、选战方法失策

在这次大选中，**PAP**还是采用以政绩为基础，老人带新人的方式参加大选，但在发动民众方面没有什么新的招数。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固定的支持者不流失，但是吸引不了求新求变的年轻选民。所以，竞选期间反对党的群众集会是人山人海，而**PAP**的群众集会一般只有几千人，有的还是**PAP**用租来的大巴拉来的，而参加反对党集会的民众基本上是自发的。面对来自反对党的严峻挑战，**PAP**一开始还是用延期组屋翻新和缓建基础设施等老办法回应选民对反对党的支持，但这个招数并没有奏效，相反引起了不少选民的反感。**PAP**领导人的某些不当言论也成为了反对党反击的把柄，尤其是**PAP**高层的不同声音首次暴露出了**PAP**的内部矛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往貌合神离的反对党这次在选前就主动开会商讨选举合作事宜，最后除了榜鹅东单选区是三角战之外，其他选区都是单一反对党向**PAP**挑战，从而避免了恶性竞争。在大选话题方面，工人党主动提出了“迈向世界第一国会”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有点空泛，但它适应了民众对新加坡政治世

界一流的需求。工人党还针对PAP的失误提出了“副司机论”、“制衡说”，并且很好地利用了民生问题，赢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

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变化

虽然这次大选并没有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但是由于大选引发的政治生态变迁，这次大选将对新加坡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把这次大选定义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并不为过，有的香港媒体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将在新加坡带来“胡姬花改革”。

1、独立后出生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政治选择的势头将不会再逆转

到下一届大选的时候，独立后出生的选民将超过50%，这些与老一代有明显差异的选民将决定新加坡政治的走向。年轻一代新加坡选民对民主、自由有更强烈的追求，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被政府安排。尤其是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就业等大选议题直接涉及到青年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今后将更加重视通过选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往还有不少选民还担心支持反对党会遭到PAP的报复，但就目前的社会舆论态势而言，如果PAP对反对党议员当选的选区实行报复，下次大选可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这是滥用公权力的表现，与民主的要求格格不入。此外，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在提高。以往大选的时候，多数集选区只有PAP候选人，很多选民几十年都无缘投票，这次除李光耀资政参选的丹戎巴葛选区之外，其他选区都有反对党向PAP挑战，不少人为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和高兴。

2、PAP“不可战胜”和“永远正确”的神话被打破

曾几何时，反对党认为集选区制度只对PAP有利，反对党要在集选区战胜PAP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反对党很少挑战集选区，但是本次大选反对党一改以往的竞选策略，全面出击，并且实现了突破。经过这次大选，在反对党看来，PAP已不再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是在集选区也是如此。预计在下次大选中，反对党得票率超过40%的选区，还将成为反对党进一步向PAP挑战的主攻方向。在一般新加坡民众看来，过去PAP就是正确的代表，不会犯错，也不会道歉。但是李显龙总理在投票前的道歉以及诸多政府部长坦诚还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好，破除了部分民众对PAP的膜拜。此外，杨荣文等多位部长在阿裕尼集选区的失败，可能会使一些原本有志从政的专业人士在面对PAP的召唤时犹豫，甚至打退堂鼓。而反对党的良好表现，有利于他们吸纳更多的人才。

3、李光耀和吴作栋时代的结束

新加坡公民都承认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立国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但也认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能一直沿用过去的方式治理国家。以前由于民众素质较低，还不成熟，所以李光耀总理可以用家长制的方式来管理，但是现在“孩子们”已经长大和成熟，家长就应该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切还由家长决定，“孩子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以往大选时李光耀和吴作栋只要发话，PAP的选情就会看涨，但是这次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位资政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PAP的选战。不过，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位资政在选举结束后双双宣布不再担任资政，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既有利于新加坡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确立政治退出制度树立了榜样。李显龙总理也表示，由于时代不同了，他的治国方式会与李光耀资政的强硬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切都标志着李光耀时代的结束。

笔者完全赞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看法，新加坡是亚洲优质民主的杰出代表。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未来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如面对反对党的成长壮大，PAP能否真正反思和改革；反对党在国会里能否理性问政，能否避免挑动族群、宗教等敏感话题导致社会撕裂；新加坡能否避免发生类似台湾朝野的政治恶斗而使社会经济竞争力下降，尚不得而知。不过根据笔者对新加坡的观察，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公民素质较高的新加坡，上述挑战和问题都将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实PAP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这样的挑战，在199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赢得了4个议席，PAP的得票率也只有60.97%，略高于这次大选。但是通过政策的修订和执政方式的改变，PAP的支持率又一路回升。这次也应该不会例外。

还有的学者指出，根据亨廷顿的民主化理论，这次大选只是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虽然民主的因素增加了，但是转型还没有结束，因为没有出现政党轮替。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政党轮替标准来衡量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执政党能够推行正确的政策，持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很好地改善民生，就没有必要将执政党拉下台。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